



叙



文章難言非其體貌容澤  
布置按練之難而難乎說  
理說事透闢精鑿若然破  
的劃然中解有一種不可

磨滅之義夫如是乃謂之  
不妄作然而世之以妄作  
噉名駭矣故曰文章難言

### 甲辰會試

朝廷用策論表判程士闡中

得沈子卷大奇之急置第  
一及榜發長安冠蓋交口  
稱昭子古文名手予私心  
甚慰至與其人接則浩然  
不以世遇經懷意若別有

李序二  
所寓者比年來數抱近著  
來質大致堅深閱特縱心  
極往眼光透出題背而筆  
力道矯足以發之母論說  
理說事要於有關係之言

而止所謂不妄作而具不  
可磨滅之義者當如是耶  
乃知人之情尚各有所專  
沈子之不肯屑意競進者  
意固專乎彼也其志也慤

故得之精蓄也厚故發之  
肆存其言必有大用於世  
以傳於後沈子性善晦耻  
自炫鬻予勉之先梓若干  
首公世因書數言其端

肯

康熙歲次丙辰首春高陽

友人李壽書



耿麋文鈔初集目錄

海寧沈新階子著

序

易學三述序

須宮禮樂全書序

嚴郡刻釣臺文集序

賦役志序

樂府古近詩選序

送喬石林編修奉使典試粵西序

取身...  
送汪悔齋檢討奉使 敕封琉球序

送卜聲垓之武昌序

賀都御史玉峰趙公巡撫浙江序

賀湯潛庵先生由江寧巡撫特擢禮部尚書兼

詹事府詹事初度序

賀嵇郡伯述職初度序

賀趙中丞初度序

叔氏姬憲初度序

張螺浮奏議序

程梓園奏議序

吳越錢氏世譜序

賈氏世譜序

心遠堂詩集序

李欲先令斬水贈詩序

林蜚伯詩集序

田綸霞詩集序

陳堯夫徵君詩集序

仲開一詩集序

取崩  
黃庭表文集序

陳椒峰文集序

辛酉順天闢墨序

趙武肯進士稿序

戴繡臣稿序

徐藝初章仲兄弟合稿序

陸舒臣稿序

金穀似稿序

姜武孫稿序

慕嘉玉稿序

徐坤載稿序

俞大文稿序

蔣聿修稿序

碑記

巡道熊公雪巖監築捍海塘碑記

修建衢州府學碑記

衢州府水西門濟渡浮橋碑記

重建鎮海樓碑記

重修湖心亭碑記

巡撫中丞河陽趙公捐貲代還營債郡伯綏德

馬公審理勞蹟碑記

開濟杭州支河運河碑記

西路甲解碑記

北新權政碑記

藁城邑侯柯君實政碑記

古南池記

小春雅集記

顧氏東臯記

考議說辨

經說

卓氏傳經堂說

取舍存養說

收放心說

主泰說

龍王說

鰲說

郊祭分台辨

高陽縣顓頊冢廟辨

改建文正范公世澤祠議

修明史議上

修明史議下

曆法議

國史議

屯田議

河工議

講院問義三則

講院答義三則

書

與陳俞倩言出處書

上大先生書

與湯潛庵侍講言史法書

與許西山明府言社倉書

與許侯言聖廟祭器堂筵書

與同會論學第一書

與同會論學第二書

箋跋 附餘言

漢史箋義 五則 館課

帝知民事艱難厲精為治自丞相以下各奉  
職奏事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  
守相輒親見問考察所行有名實不相應者  
必知其所以然嘗謂太守吏民之本久則服  
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璽書勉勵或爵  
至關內侯公卿缺選用之

丞相賢致仕以魏相 卿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  
夫

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夸其族皇后霍氏廢  
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

以張安世為衛將軍諸軍皆屬以霍禹為大  
司馬罷其屯兵

讀史記襍跋 十三則

秦始皇

張良

垓下

高祖悲樂沛

周亞夫

信陵

酷吏

張湯

朱公

藺相如

太子丹荆軻

田光

李將軍

餘言 八則

君相

臯陶

虛實

誠令

荀彧

孔融

幾同

悔戒

書識題詞

識李于鱗評杜詩鈔

書鄉賢祀冊

書賦役志後

書金龍山神傳後

題浙江武舉錄

題天寶曲史

題陸吳州試館制藝

題許侯政錄

題送楊艾田集古卷冊

題劉訥庵懷友詩

題陳六謙泰山詩

題僧行中楚遊詩

頌

聖烈頌

賦

長白山賦

禹貢山水圖賦

懋勤殿秋蘭賦

濫泉賦

璿璣玉衡賦

黃獅子賦

列傳

太僕湯公伯閔傳

太常侯公以康傳

司寇徐公寶摩傳

奉常葛公水鑑傳

中丞蔡公雲怡傳

御史陳公元倩傳

督府僉書朱公後之傳

大行陸公鯤庭傳

海寧令林公恥齋傳

孝廉祝公開美傳

漳浦令叔氏聞大公傳

表狀祭文

上兩臺請特祀故大司馬孟津李僖平公原任

浙江督學道事實狀

中憲大夫刑掌科螺浮張公墓表

久林郎中書科舍人芥園鄭公墓表

夏久山先生墓表

張太君墓表

祭高陽夫子文

公祭王敬哉先生文

祭先友孫協摺文

先考而莫府君暨先妣朱孺人行實

耿巖文選

序

易學三述序

海寧沈 珩昭子著

河東王似鶴先生著易學三述編成十年矣三千里  
惠書請正定而序之珩何敢當顧嘗慨易學淆亂得  
先生是書杜塞邪說功甚盛因竊論之易之爲書開  
詩書春秋禮樂之先而其中於害也乃更屬於詩書  
春秋禮樂之禍其故何哉他經言人易言天人道近

天道遠詭之乎天詭之乎聖人之所以言天子曰易之教其失也賊或賊之以義圖禹書或賊之以老莊或賊之以佛或賊之以五行以讖緯爲老莊與佛之言於易別之曰是老莊也非易也是佛也非易也其詭者猶人也人故其亂易者易攻其救易者易正也爲義圖禹書五行讖緯之言於易別之曰此義圖禹書也居然易也此五行也居然易也此讖緯也亦居然易也其詭者天也天故其亂易者難攻其救易者難正也其極也畸儒詖學佞子悖臣詭言天道以矯

誣神物而至以濟其逢迎僭逆導謾惑世之謀此先生之所以懼焉懼怛焉傷而不能已於辨也歟其言曰誣河圖爲五行裂洛書爲九疇侮繫辭爲僞妄此三言者懼焉傷焉而辨之所由起也此三者先儒嘗詆而斥之而其流禍不少息是編河洛圖諸辨僞圖八圖諸說攻排鑿然大小縱變諸圖解對化反覆諸例說剖貫灼然要其大指則以述爲之歸故曰伏羲之圖本河洛文王之圖本伏羲孔子繫辭本河洛義文已爾宋儒之譏漢而過者偏也後儒之尊宋而過

者溺也近儒之譏宋而亦過者矯也夫孰定其從違乎日以經說經則進之以意說經則黜之其可也以意說經者誣經叛經侮經以亂經而變蝕榛塞之禍所由始也歐陽永叔論春秋信公穀不如信左氏信左氏不如信孔子可謂善言述矣讀先生易學是編凡說經者其知所歸也夫

頌宮禮樂全書序

古者釋奠曰先聖曰先師自孔子以來東漢而降推崇代加於是肅禮辟雍頌宮小學皆祧往祀獨主孔子祀孔子之禮樂比於天祖山川百神莫及然而尊饗逾至議典亦紛若褒崇若廟制若從祀若祀禮祀物若樂律樂舞損益進退羣言迭淆猶諸南郊北郊開分合異同之辨七廟世室叢創守德功之爭近代如宋濂之議覈而不用王禕之說用而不兼君子憾焉夫一德之祀非義不享况俎豆乎大成其爲名稱

取聲文選  
薦獻之數苟一節無當一器勿稽豈所以事聖人者  
乎春官學臣視若髦梗母論已設制作自命不因陋  
傳會斯有賴也學使者張公家有賜書窮掌故綜文  
憲勒爲是編行將獻之書府備南宮故事以佐臨雍  
右古尊聖審始之治乃志曰頒宮禮樂公以茲所蒞  
者僅古者諸侯之宮歟其義則辟雍取之矣曰全書  
後之能者損益襲以尙矣

嚴郡刻釣臺文集序

治之樂與釣之樂異乎曰異樂治在人樂釣在已治  
者不樂其有不治猶釣者不樂其忽然而不釣也雖  
然吾聞治天下不聞釣天下君子能率天下而治不  
聞率天下而釣是故治者政通人嬉休瑞出山川秀  
疾癘不蒸弓矢載橐如是則樂甚釣者山清江澄風  
月淡汴紋波生遊魚動人忘魚魚忘綸如是則樂甚  
樂治唯共故不能逃天下而獨治樂釣唯獨故未嘗  
薄天下不爲而至樂不可忽然而解雖然釣者不能

者釣與治者不能去治則謂其所以樂有同焉可釣  
安必有臺曰猶治必於天下也無天下則政治人和  
者禱之故安托無臺則山河風月魚動綸委之象安  
施故光武有天下而子陵有臺子陵亦安必有臺當  
其時逢萌周黨龔勝谷口子真牆東君公之徒彼皆  
無臺也然亦不釣子陵卽不釣亦不樂治而子陵且  
釣且臺臺且文嗟乎子陵不必於臺也臺亦安必於  
文文能與於臺哉雖然彼萌勝谷口牆東之徒無臺  
則亦不得有文文又安能無與於臺哉太守某君  
嚴能樂治人亦樂其治吾不知太守能釣與否臺固  
不受治也而治與釣固異太守曰吾不能樂釣之樂  
樂其文之與於臺者集而鑄之以行安在與之必於  
害同也者問於予予曰太守之言然

賦役誌序

海寧地大於他邑然南陸瀕海其壤斥鹵穀不蕃殖  
北委嘉湖水泉泄宣潦縮互承其東條則三塘之流  
浸成坻隤橫滂消竭西受源於會城若嬰兒之仰乳  
湏季明以還規筒之政不修無以權豬洩於是高者  
仰下者漏其确瘠反甚於他邑往者戶口充斥而其  
後浸衰少往者徵發灌輸而其後浸殫殘且往者年  
筭之利足以捺奇贏而今則涸轍往者採山通船足  
以流貨賄而今則峻網蓋皮殫者毛落其爲日久矣

取庸文選  
比賴臺府仁人在上廉其所便苦而劑調之役法以  
自運以落甲害馬者去而民困庶有瘳乎夫戶口之  
可蕃也在勤撫字也田賦之可充也在修水利也課  
程歲辦之無頗漏也在自運落甲之不改絃不旁落  
也於是乎序

樂府古詩選序

自漢代有列代於一代之詩而其治亂得失升降  
之故所以自相終始者見焉於列代之詩而其治亂  
得失升降之故所以旋相終始者亦見焉而作詩者  
貞淫之節通塞之遇所以感概乎君臣上下世  
情而摠發乎沈覽通變之表者無不因之  
以各見後世詩教之所六義于樂府古近之作辭密  
意疎固有深思博雅之才考古則今志欲補王事裨  
世教而上不知採下不知法直與風雲月露同類觀

取茫然無辨辨亦不可以垂法吾友止溪閱三歲而成樂府一編自漢迄唐搜討傳取舍嚴代各以風雅頌類別之凡其托物寓興皆取證於當日之史讀其詩而其人之貞淫通塞無不具見代有總序篇有小序皆推測切深前所未發夾深詆訶詩序而考亭因之說者謂詩序廢則詩不可讀有止溪之序而列代詩乃可讀太史稱國風小雅離騷兼之而不言其兼大雅大小雅固懸別况風乎由是謂其詩尙論其

與世而一代之自爲終始列代之旋爲終始而其人與治亂得失升降相爲終始者瞭然在篇什間詩不亡卽史不亡所謂本春秋以治禮之微權也宋與元與明何以不踵事乎曰吾病其雅聲微也於太史之稱國風小雅者懼無當也奚論大雅與頌雖然七百年之間其人其政其見於詩與史也其義果遂亡乎宋無詩明人言之也然乎非然乎

送喬石林  
奉詔南來其行乘傳累六十日道所由燕豫汝鄧熊

湘零陵之墟五千七百里戴星犯冰雪墮指皸足而  
所歷波惡渦詭以入乎毒霧怪物盤互之鄉曰桂林  
康熙二十年辛酉十一月翰林院編修臣萊字石林  
奉 命典試其地蓋西粵亂略甫定從重臣請展賓  
興事於明年春二月故石林始嬰是 命石林諸所  
同遊者榮其使而惻其行遠冬寒地險暫離且去相  
與惘惘有可憐之色於是沈珩抗膺而前曰諸君子

知

皇上所以命編修臣萊之意乎夫賓與其小者也地者  
 文治大昌間採海內博達閎麗之儒置在左右天下  
 之士足跡常至乎京師者每得望而見焉而獨哀憐  
 西粵之士道遠足跡不得至乎京師而石林者其某  
 辭風幹尤 主上所愛重故暫割顧憫侍從之眷以  
 寵西粵之士俾得見其容貌言論若是所進退士若  
 是於以歡噪驚歎如神人而相與感激策勵以慕  
 朝廷風指萬一此用意最深遠即如西漢盛時禮

盼驚攫之材衆矣而使南越必以陸賈使巴蜀必以  
 相如何哉今使事雖不同而所以慎使臣之意一也  
 間者用兵南徼稍稍竭天下之力以奏削平若土地  
 財賦取威命肆訖而已貨賄非所亟也而所亟者人  
 才之淪喪於豺豕荆棘其歲月可念也夫苟為土地  
 財賦而已一吏部郎持資簿隨牒除調足矣而振起  
 人才於豺豕荆棘之餘非其人可乎哉諸君子於石  
 林相婉變不忍其去獨不為國家勤遠人士計毋乃  
 私歟石林其勿為兒女子狀當慷慨攬轡去所遊歷

數千里間其山川風物古今可悲可喜之事蹟亦約略殆半矣卽如近時戈船伏波所與鯨躍鯢跳之徒翻江蹴壁而相爲百戰處劒芒矢鏃礪礪在也而西粵栖霞鉗鉅諸勝尤奇絕所至宕激慨感令童騎捺縑抽翰磨蒼巖埽碧苔署其上曰某年月日

天子遣某官某以某差過此其文辭且傳之海外東南諸屬國若昔所稱購以萬錢繡以法錦者當其歸奏之殿廷 天子稱善孰與夫持橐出入承明三尺哉詞未畢石林廼獵襟拂纓上使車抗手而別

送檢討梅齋汪君使琉球序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禮臣言琉球中山世子尙貞上書先臣質卒於位臣貞當嗣未奉

天子制竊怍怍焉惟哀憐之幸許臣等請如故事遣使者將命往 詔曰可於是臚舉職使事者百二十人以上惟任使

上諭使屬國宜慎爾與諸臣會推以聞禮臣乃率其列之滿漢當與議者集朝門之會推所而鱗次其百二十人以進至檢討梅齋汪君儀翔望竦咸目瞪色奪

聊齋文選  
併聲拱手曰先生哉是時議遂定既退有善君者揖  
謂君曰君行海外萬里兩大人春秋高當念君君每  
不自陳白

皇上仁聖其許君可毋行君乃慷慨言曰楫備

天子侍從臣持橐簪筆勞悴鞅掌靡所闕今一日爲

天子寵屬國卽萬里外義不忍以親爲辭縱

皇上至仁以親故許楫士大夫亦不至尤訕楫楫獨不

愧於心乎言者乃懼狀高君之義而嘉君之能守  
也昌黎不云乎使得志而行道雖在萬里其親

也使蓬累而居名湮鬱於當時雖在膝下親不悅也  
君爲

天子寵屬國振遠馭風論足以綏遠博達足以應變既  
奉親之教而來苟臄胸不任驅使行道之與顯親謂  
何哉某月日君拜 命闕下奉 璽書乘傳車符節  
在前弩弰在後張鏡吹角道上聚觀者數千人嘖嘖  
歎曰壯哉茲行其同館友人沈珩前酌君而言曰君  
母視是爲茲行壯也君從此行一二萬里簇傳呼州  
縣吏負弓矢前驅其至海外中山之臣隸見君如見

天人伏謁不敢仰視及歸報稱中山臣稽顙戴

上德願世世委珍闕廷苟如是而已則是前此百二十人者皆可使彼其時目瞪色奪於君之翔且竦者豈獨以其容貌哉蓋將謂有得志而行道者在也君之行有所以報使事者三一日來遠人先王之於荒服其君世而一覲象胥傳王言諭說而已而今至煩行李之勤固將以彰順逆偈嚮之辨也近考明洪武時東南海外受籍者五十國抽秘史掌鞮譯今可按而指也昔詩人之嘉使臣也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君

外朗而中宏以懷四遠風其未共者俾輸書納贄來歸攘攘彼傳介子陳湯之徒詐籠而力脇之奚取哉一曰變荒俗海外侏離之鄉以其効順久稍稍知同文焉雖朕使其同倫不可乎君耀之以儒術俾濯滌惡以被服我禮義外也而內矣一日矢嘉謨夫琉球島嶼孤陬無齒革之貢豈若致善馬奇物奉人主豐大之好者哉君歸報

天子舉周太保之訓颺言于廷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珍禽奇獸不畜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

惟賢則邇人安此臣使事所宜稱也君於是乎三善  
具焉夫是之謂守官夫是之謂行道夫是乃不負會  
推之日併聲拱手而屬先生之意君馳驛過里門登  
堂拜親請以珩之言爲壽親悅乎否也

送卜聲垓之武昌序

予少壯以文事遊嘉禾識聲垓卜君已而同鄉薦同  
爲禮部同第進士於是酬酢涉歷最稱切密又同伏  
於草莽者十餘年中聞物情人事佗倅激騷之感所  
不能語其家之人者兩人輒相向語而君負侷儻才  
應機通微其胸情磊砢不肯媵媵下人予木強遲頓  
然瓠瓠傲佛捷以希世則一也故又以此相得癸丑  
同謁選予棄繻去而君除駱川駱川故秦之磽陁地  
甫之官會變起君席芻糗扼險隘搜城守城獨完因

招徠反側數千人幕府業上其功狀而君以憂去方  
君任三秦予在田間知君必能有以自樹立從捍圍  
稱奇也既果然矣今補武昌將行君謂荆楚曩號  
輕之國而邑故麗省會其人悍疾而皆窳狎科指  
蓄儲而又去兵燹地與時未數數也其氣難復於是  
感然若不怡予乃持一觴起謂君曰君行矣秦楚  
戰國兩漢五代雄險甲天下經略綏治其地者  
推當世之駿才君鄉者治駱川知兵有聲以吏  
無異段彭之酒泉虞詡之武都然則天下事安

難君者乎間按竿祐之在襄陽陶侃溫嶠之在武昌  
率持大體修雅尙愛人下士彼其慄銳伎懽之風不  
覺悅懌孚化而奪其所習今治一邑猶是也持君之  
聲光才力以往擘畫舉置之餘抑進其父老子弟情  
明禮讓扶樹教本使之相收相卹鰥寡憚獨廢疾餓  
者有養也蒸蒸乎古治復見於南服以視辦寇豢兵  
於西秦時倥偬紛員之狀將孰難孰易乎哉

天子弘不次之擢比由治邑有聲不數年驟致大藩授  
節鉞躋秩上公卿不乏絕也安在昔人之得爲於襄

陽武昌非君今日事哉君於是振袂而起曰有是哉  
子言予將圖之子則又持觴再行謂君曰鄙人當盛  
壯亦有志四方而今精已消亾矣將歸休乎海上猶  
復從田間耳君赫赫所以樹立楚者楚之先有漢陰  
丈人龐公其人君之車過其里爲予問兩君子遺事  
書以慰予

賀都御史玉峯趙公巡撫浙江序

上康熙二十三年特簡都御史玉峯趙公巡撫兩浙玩  
昔與公同舉禮部周旋久見公博古洽文舊矣而起  
家吏治所與其民講學修約讀其書一如程伯子所  
以治晉城之指於是治行入掌銓曹歷階卿寺潔  
修峻持公卿間聲焯焯及晉都御史所以磨勵諸道  
御史罔勿率勿謹而所拜封事成裨益國體關天下

大計

天子于是念我浙疆徼負海自兵燹踣藉以來鹵蕩之民

未盡安業也軍興供億之餘皮毛未盡完也抑浙以東巉山深藉其叢奸也易而西則巨浸森陂風氣泄宣民志未盡寧謐也且僻介吳粵去輦轂聽觀遠得毋有詔旨與民更始而利在民不利在吏德意何以盡下究也橋度之吏何以盡改絃也屯營之爲民毒整浙獨甚焉何以盡波帖也風俗浸淫何以挽且維稂莠何以鋤而良苗何以植也學校衰而教化何以興士類何以盡提携也之數者浙較諸道利倍切故簡我公以釐剔而拊摩之間按古今牧伯

治或則急疾喜功好行舉措或則休養市恩多尙姑息二者其得失均也屠牛垣解牛而芒刃不頓所游刃則衆理解若髓髀則以斤斧善醫者之於羸夫弱息以昌陽松脂然扁鵲視人見五臟癥結則解肌擣髓抉筋浣腸而後可以一得其當今我浙之爲髓髀癥結者恐不少矣其患大要有二一曰民貧一曰民偷請以今日論之浙山海之烽則已燼滅也水旱災沴之變僅間一告也大繇大役之興不數數也科指之所以詰姦摘伏未嘗不密且詳也選士旌良以擢

取庸文選  
朽磨鈍浙未嘗獨廢也然而民日貧民日偷浙獨甚  
於他部何哉將欲轉其貧以至不貧移其偷以至不  
偷是直謂理解而已矣然必先爲引繩排根以去其  
致貧與致偷之路母乃其用在斧斤浣扶間乎此其  
說有見於有形有伏於無形有敢言者有不敢言者  
所謂形之可見向者民力半折而入於甕罋而奸人  
之藪以逞者不可止也此制府王公以其精察堅力  
與之持浙于是乎有民然彼之氣如蘊火然伺稍瑕  
則熾然以起矣所謂敢言者則胥徒之腹削古所謂

散數萬虎狼於民是已桀驚之武衛所謂弱肉強食  
者是已習俗之侈靡所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是已  
游手之失業所謂三農而養七游手是已鄉政之廢  
庶學官之非人所謂教化如敝屣斷梗是已此數者  
皆致貧致偷之節目而居上涖民所視爲迂濶而不  
急者也然自古本經術以經世如董仲舒賈誼賈山  
程寔陸贄曾鞏蘇軾之爲書黃霸文翁龔遂魏徵宋  
璟司馬光范仲淹之爲政則未有不急此者也何者  
得其道則直理解而已矣正非迂濶而鮮近功者也

至其伏于無形與所不敢言者則自節填諸明公故  
所風示而摩切之每按故事課第之間糾按之矣此  
其間名與實之辨帥作變化之權蓋亦微矣抑管子  
曰國之重器莫重于令夫以節填之令其下所當重  
若泰山行若流水顧乃下教于羗邑不過一挂璧而  
已矣其爲着朱騎馬者掉臂而莫之顧也卽其下之  
爲蠹賊蠲蟻因緣表裏者亦掉臂而莫之顧也其志  
相告語則曰此文具而已矣奉行何爲乎微獨十一  
州爲然也卽戟門之下而已然矣微獨私相告語爲

然也卽僚友之談道路之口而亦然矣此誠不可以  
解也得毋其病中干膏盲而非芒刃之所得而奏焉  
者乎苟使令之重如泰山而行之如流水將舉夫利  
害之見于有形伏于無形與所敢言所不敢言者之  
情狀猶之五臟之癥結一朝瀟灑以去而後得以昌  
陽松脂涵濡浸滲乎其間將浙之貧立以富浙之偷  
立以醇而太平之盛業于浙首報政焉是必撫茲土  
者聰明足以周知強力足以運動而其學問經術足  
以通古今時地之變而不牽乎卑論小數之所搖然

後得以勝其重而告成事非我公其誰任哉他日出  
入將相功德炳烺乎天下我浙首得專而被之詩曰  
天監有周格於下土保茲天子生仲山甫浙之詠公  
猶詩城齊之日也夫

賀湯潛菴先生由江寧巡撫擢禮部尚書兼管

詹事府事六十初度序

天子康熙戊午詔舉天下方聞弘博之儒睢州湯潛菴  
先生以中大夫應聘至京師珩亦謬廁其後獲周旋  
左右先生由館職前輩再入禁林望最隆官亦最優  
會被命纂修明史同官分曹入直珩與先生同直  
館中凡所商榷進退殆朝夕承顏接辭稍窺測高深  
之涯澳焉

上方嚮意文學之臣然大率謂該洽備侍從蒙寵遇

而已若夫學行器識屹屹震天下之重輕而爲在廷  
之表率者 上獨知先生未幾由閣學士除江寧巡  
撫不再期 下墮書囊異會 儲宮出閣有日 特  
擢爲禮部尚書兼管詹事府事以專資贊導之任天  
下以爲異數特達臣工之榮遇非常不知君臣之間  
知之真而信之篤用必符其學人必稱其官正非殊  
絕之可震驚者也今年秋先生方六十其惟下生予  
宗弟孝廉佳及其同業者以珩嘗辱幸而窺見之來  
索言珩謂儒者出所學以報主知隨地當自盡其誠

爲患不逢已爾旣逢矣又其任非百職事之所能與  
其稱任非効一職奏一官之所能同則先生今日之  
任是也當其爲信史則黜諛舌引直繩以定一代之  
是非可也當其直講筵典機密則勤啓沃持體要以  
帥作庶僚可也當其爲填撫則澄嗜欲肅官方正人  
心而囿風俗以風示有位可也雖其根抵本末固與  
人殊狀猶百職事之所奏功而効能可以跂而同者  
也若夫細旃重席之間明道德以漸磨之援古法以  
節宣之待其志定其習成知崇禮卑而後有道之業

基焉此其功出於視聽之表百職疏附之先

上所以獨知先生者在乎此爾先生勉之矣先生貌端而良色莊而和神陽陽而凝以邃詩曰嵩高維嶽維嶽降裊則其地是也書曰天壽平格天所以降神而壽平格國家休長之福未艾也豈於賢者有私愛乎哉玆於是歎息

天子知人之明古未有也當先生之在內廷靜穆若不勝繁重者而特委之以四達饒博之區然其建節而治吳也猶之在內廷也而遂爲治吳者所僅有今人

總秩宗端諭教也其道亦若是而已矣何者其握持者定則安往而不宜焉自古賢人君子當功見名立天下尚有信之未真者而

天子獨信之於靜穆無事之中所以嘆息知人之明爲古未有也夫

稽郡作選職初慶序

天下之山正方不同氣十運不同時剛柔翕闢不一  
其空靈濶水火不齊其準劑量以修其政率屬以養  
其民而報績於天子職在賢刺史故曰刺史吏民之  
本也必其聰明足以周知疆力足以變化練達足以  
鈎索物情寬深足以茹納庶類然後居峻而呼宏其  
精蘊淳固之氣旋運天下而有餘者固大年祺福之  
所自出也杭刺史臨淮稽公夙以經術鉅儒李於溫  
讞決平反聲實懋騰趾考最以異等入告 溫綸褒

予特賜緋赤章榮之爲在任勅從二年擢公守吾杭  
公下車察其政之所以破礪而廢虐者俗之所以凋  
瘵而貽藉者曰是不可以蕭規曹隨爲也於是糾吏  
引繩詰姦佑良綆墜起圯望若神明一本乎潔已而  
利物者揮綽而翕張之九邑之政令剛柔翕闢各規  
其宜燥濕水火各救其弊惟是偏海之邑比者綱弛  
紐頽窳偷食人自漕蠹而下剗刷而朘削之者蓋年  
靡游莫可爬梳公廉寧之利害最切者疏爲十條上  
之而臺各臚其狀甚縷切兩臺動容稱善特行行之

會土著之輓丁表裏猾胥科溢征者二千石有奇嗾  
有司敲榜無虛日里民呼暑上顰公丙夜起署牒申  
各臺旦則躬率部民詣兩臺轅門愴愴言狀立下令  
禁詰歡聲如雷夏六月靈雨傷稼杭獨海寧壤錯嘉  
湖偃漑之禾橫洿浥爛時毗邑咸告災寧獨匿不以  
聞公調知之移檄勘報爲請命岳伯彙疏入告鵠形  
之黎額手載蘇曩邑輿史舞文侵牟多設督繳中人  
蚩蚩者攫之如烈炎炙手間遇評發卽藪匿而瞪視  
甘之若飴益無忌公引直墨而彈之咸創艾於法而

邑故多魁岸押闔之豪睥睨武斷細弱飲恨於強食  
而以睚眦譟詞嚚訟至鉅筭傾軋者臺府之庭什常  
六七公不事鉤距而擿伏發覆若家至而目眦者然  
莫不愕眙讐服爭革面易腸於是邑之所謂害馬者  
去之不啻禽獮草薶而其猶未盡而有待者察公之  
意必將有以徐導其郤而中其旨詎止所以建議於  
十條者哉夫以法禁人法盡而止以法利人法行無  
窮語曰大敞開至治非以其周知之明變化之力而  
練達寬深以濟之吾未見至治之媿於大年者也被

于都子兄次公仲卿之爲郡區區以勾檢綜密始於  
撫摩稱能於案簿間抑末矣公今述職之會遇攬揆  
之辰時方書物候風占玉琯葭灰以推天元歲曆之  
兆至治之權輿大年之甲子也將九邑回枯之餘黎  
旭旭然如日始出而映映然如日始中於以薦疊繞  
膝而觀報政於廷行見以高第名拜公卿如漢故  
事用章榮爲在位勸而致天下於仁壽之治者端自  
公始已

趙中丞初度序

古之言學與治也一而後之言學與治也二自言學  
與治二其間汲汲於功名利欲之徒其視學之與治  
固若贅疣髦梗之無足措意間若雄沉磊砢者出思  
以其樹立高天下大抵因時之可爲而加之舉措擘  
畫勛施爛狀使國家見其功庶類慕其義是亦足爲  
担荷斯世之器與識而稱非常者矣于是乎有匡時  
之材有救時之材按春秋以下史傳所紀其出入中  
外若魏相黃霸姚崇裴度李德裕韓琦范仲淹諸君

子之流是也當其時綆頽綱而之乎與披弛目而之乎張療療俗而之乎起嚮使名畢君陳君牙山甫之所以宣力於時而爲之於漢唐以來之天下將其所舉措擘畫豈無易地量功而合轍者乎乃儒者之論則以爲漢唐以來之人物事功必不可語於春秋以上而分道德功利之辨至謂後之學者舍窮理盡性而喜事功足爲心術之害其說使聞者嘗疑之以爲其偏而固及考宋世儒者如河南涑水新安西山諸先生所上人主封事劄狀纏纏言治道本末源流之

由與夫其服官之所樹立或見之偏州下邑或見之朝廷方國所以與頽綱張弛目而起療俗者視漢唐以來匡時救時之材條具略同若其涵養乎窮理盡性從體用一原而出則道德功利之辨截然可按而推乃始嘆其立說之非偏而固而以誣亘代之人材爲也今中丞仙湖趙公當起家令容城其學遂顯敬一一編所與其吏士布席而講切近精融體用之道盡矣及來撫浙浙自凋敝以來如綱與目之頽且弛及其俗之療不可起者浸淫且久也公一旦正體統

肅官常戢軍屯擊豪暴而綱之頽者興浚河繕城新  
學校修鄉政採條陳而目之弛者張至若去害馬遏  
調詞急生養正人心而俗之瘵者以起涖治一載而  
十一州之官府閭巷精采一新舉昔人所爲匡時救  
時之器與識詎復有過此者乃若審要洞機瞭乎如  
置身干仞無遠不見而推移若風雨之不測其舉斯  
心以遇諸下也昭昭乎如日月之經天而不可以覆  
藏其措諸行也浩浩乎如河決下流而東注而不可  
以壅且防人見其雄沉磊砢非常所覩或震而驚繼

乃太息而與感又豈知夫窮理盡性之至以得夫體  
用一原者之爲功化翕闢固如是乎而豈未儒之所  
見謂迂濶局謹之爲理學坐言而不可起行者乎或  
曰公之學自大道以來相傳之學也公之精神非天  
假之以行道安能至是曰心之精神謂之聖蓋言學  
也精專而神完故其氣暇其慮周其辨議亦肆應而  
無漏公鎮撫之暇則引其大夫士及耆若稚而講學  
於庠序焉聽受者莫不竦發歡喜以去讀撫浙條約  
武林會語公之治卽公之學皆公之精神貫之由是

而觀將彼漢唐以來担荷斯世之負器與識者雖其  
功見義被而舉體用一原之功化翕闡按之彼安所  
窺見乎堂戶扃鑰而曾是可以易地量材獵坐而紊  
乎道德功利之衡者哉自古全材不世出一出則天  
下之重輕一二人焉繫之故利賴之也長則願其康  
強壽考也切詩一則曰令德壽豈一則曰方叔元老  
克壯其猷以令德而壯其猷公之精神副之矣予不  
足知公敢舉所見乎治學源流本末之義以告浙之  
壽公暨天下之壽公者是爲序

